

求學白首終不悔

——訪林祥建醫師

採訪：施文儀（「牙橋」編輯顧問）

方隆琦（「牙橋」副總編輯）

記錄：劉若梅（北醫牙醫學系六年級）

整理、攝影：方隆琦

人物：林祥建醫師——日本大阪齒科矯正學博士

地點：林宅七樓（加蓋的違章建築），似日式房屋，有隔熱裝置，夏日不會燠熱，是由林醫師弟弟設計，樓下一樓的診所也是他弟弟一手負責。

前言

我們抵達林醫師住所已是深夜，天空下著微雨，踏上七樓小屋時，林醫師剛送走來訪的朋友，隨即又接受我們的訪問。

林醫師四年前曾在住家客廳開班教授齒列矯正課程，目前國內有許多矯正醫師見了林醫師都得稱他「老師」。他原有一頭濃厚的黑髮，經過日本七年的苦讀，已大半量山濯濯，由此可想見這七年來的留日生涯。

我們踞坐在榻榻米上，林太太招呼我們，並準備一壺好茶、茶點後，進去休息；在濃濃茶香中，一開始林醫師大略說明他留日求學時，對矯正、電腦的一片空白、無知，到現在的初窺門徑，如同嬰兒由學爬行、站立到目前上幼稚園、小學……，要到進入社會還有很長的路得走。

由畢業、服務、開業到決定出國留學、再返國開業，林醫師懷有一貫的理想與理念，值得吾輩牙醫師參考，以下即為訪談內容：

林祥建（以下簡稱林）：我不抽煙、不喝酒，就歡喝茶。

我的學校是比較屬於南加大系統，算是 UC 和 USC 系統的混合體；在美國，談矯正西海岸較強，談理論則是東海岸較強。

方隆琦（以下簡稱方）：我記得林醫師曾開班教林：對！以前教過，一班 8 個人，廿二個早上他們用 typodon 排 ideal occlusion，還用 natural arch 自己 solder，這些全是 Tweed 的；然後拔牙，在 typodon 上慢慢觀察，我還不了解什麼叫 typodon，還有其中的 mechanism……等等，因此都由基礎開始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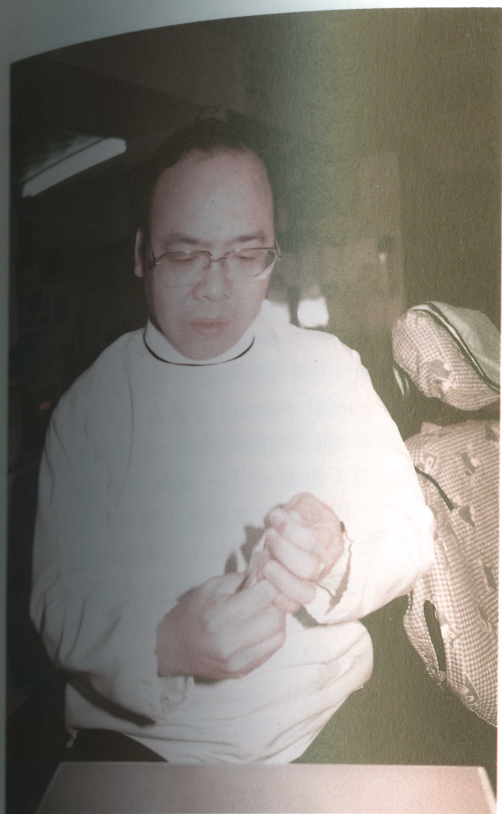
方：什麼是 biomechanic force？

林：biomechanic force 包括整個生物力學，牙齒怎麼移動都是 biomechanic。

方：這是屬於那一派？

林：其實矯正不分什麼歐美派或日本派，其本質有二個，一個是 Begg，一個是 Edgewise，二個技巧合用的為 combine，而 Jaraback 屬於 combine 的一種，所以可說是三種。而矯正說起來是很簡單的，你想讓一顆牙齒，往哪邊動，它便往那邊移動，但困難的是操作者知道，你要知道你在做什麼，為什麼要牙倒過來，有的用 differential force？有的是 optimal force，這種觀念要隨時了解，不管用 Begg 或 Edgewise，這二個技巧的真諦你不了解，矯正就會亂七八糟，所以說什麼派系根本是沒意思的！

我雖然開班教人，但也只是領他們入門，其實是很棒；所以這次榮總 10 月 1 日 Burstone



林：所以說這個問題應由牙醫師本身教育起，我在日本曾聽過台灣有 40 個密醫組成一團到日本密集上課 40 天，裏面有我們的校友當翻譯老師，畢業證書發了以後，日本政府才公佈說不行，不承認，要將畢業證書退回，但是這是退不回來的啊！

方：台灣也不承認這件事！

林：今天牙醫師，有 p't 說別的醫師做一根管治療免費，祇收做假牙的錢，為什麼你要收錢，我說：或許他是密醫嘛！不然就是沒有作這方面的大投資，使如果他是校友，或是同行的，我就沒話說了，而今天牙醫師如果做到這樣，那就完了，有執照的醫生却是密醫的做法是更可怕！

牙醫師要有自己的身價

方：我聽說林醫師本來想走口腔外科？

林：對！我本來是想走口腔外科，你可以去問王敦正醫師，但為什麼我今天會回過頭來去學一個我最不懂的東西，現在外面市場的競爭都跟我無關，因為自己對自己最清楚，別人說你好才是好，自己說自己多好都沒有用，我們每個牙醫師都要有共識，牙醫師自己本身不堅定，以後真的會沒飯吃！

施文儀（以下簡稱施）：這些觀念，在「牙橋」裏都曾提過，我也提過要走出仰仗萬年執照的迷宮，一個牙醫師不能仰賴自己有執照，就很了不起，一個有執照的牙醫師做的比密醫差，這個更糟糕！

林：所以我說，我贊成醫師再進修，這個很對，但我絕對反對不勞而獲的事情！

方：我們這本雜誌就是要讓人不勞而獲！

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

林：我以前曾開過一班，有十幾位醫師參加，假如認識我的人就知道我的個性，我這個人是很一步一步來的，我汗流浹背的猛教，後來我看看這樣不行，來的人裏面，只有幾位略跟上進度，可是 typodon 仍無法如期完成，我想我的進度很正常啊！一天一個 step。

方：原因在那裏？

林：很簡單，我出國去學是拋家棄子的學，在日本 7 年，我單身赴任 5 年，太太只陪我 2 年，我就先

講我也去聽，雖然他講的很簡單，但是看我能不能「檢」到我不懂的東西，（林醫師特別強調「檢」字）。學東西就是這樣，用檢的；上了一堂課可能什麼都學不到，但是做學問就是這樣。我認為在台灣學東西很便宜，因為去參加美國 Tweed Fundation，要花十萬台幣，在日本參加 Level anchorage 4 天也是四十萬日幣相當於七、八萬台幣，相較之下，台灣的各種課程收費就便宜多了。學問是無價的，要自己有自己的身價，porcelain 一顆 2 千 5，為什麼要做？看一個 pi 就夠了，為什麼要看 2 個？好的醫師要分出時間來看書，充實自己，甚或是帶家人一起出去玩，不是很好嗎？如果為了看更多病人，大家一味惡性競爭，後面的日子將會愈來愈難過！

矯正不應分派系

方：對！現在大家就是擔心這個問題！

趕她回來。我剛開始不懂電腦，爲了把電腦搞通，著實下了一番功夫。今天我帶回來全套程式，不是我自誇，那是全台灣第一套，能繪出整個頭顱的 program，「百得資訊」的人也看過，我告訴他，如果看了就能回去自己作出一套來，我是真會佩服他。主要是沒這麼簡單，因爲要能作這些矯正分析程式的人，既要懂矯正又要懂電腦程式，才能作出完整的程式，不是一蹴可成的。所以學任何事物，一定得專注才能有結果。

方：如果將那些畫面用 screen print 印出來，照那些來研究……。

林：一樣不可能，如果那麼簡單就好了，如果有人真的那麼聰明，這好比我們上一堂課，就能將授課者的全部知識學走，這是你的聰明才智，並不是竊取！

當老師在上課，有人能將老師說的百分之百吸收，我想那人一定是天才。

我拿給你們看，到底此軟體可得到什麼程度的圖形。這個是繪圖和畫出來的，這是 60 個人的平均值，60 個人的值全部在這裏畫出來，我們看到一張圖片，怎知這圖片總共需要輸入 200 多點。

施：這就好比攝影，先學會攝影時的角度，以後就知道碰到情況，取某個角度照起來就會好看！

林：記得大學時代，爲了參加攝影比賽，洗一張相片就花了 6 個小時在暗房裏面，別人看到以後，可能會說：「噫！這張照片不錯，可是他們不知道這是花了 6 個小時才洗出來的，就像有人說：林醫師，你 wire 怎麼彎的這麼快？他們不知道我已彎過一大堆的 wire 了！」

重視學習的過程

施：大家都只是看到眼前而已！

林：就像現在做瓷牙一樣，病人會說，爲什麼這麼貴，我說你爲什麼不想一想，一個醫師由小學 7 歲開始唸到 30 幾歲，我唸到 42 歲，還在唸，這些投資都沒算進去，所以收費如此，已經是算便宜了，我們是依據牙醫師公會所訂的標準來收費而已，不能單算技工費多少而決定收費標準。

施：對啊！而且做完以後我還需要幫你服務很久呢！

林：我們若不在乎沒有，p't 會自己來，但別一個個都被自己搞砸了，有一個 p't 要做假牙，有四間牙科，他去問價錢，大家都照公會收費，大家以技術或服務品質來取勝，久而久之，病人也就會將

牙醫診所當醫院，不會殺價了。

施：但有些牙醫師怕自己拿 5 仟，而病人會跑去。

林：對啊！自己心慌，只是降低價錢，而不去提高服務品質。

施：現在技工也有更便宜的。

林：爲什麼要那麼辛苦呢？我說十年前會做 partial denture 沒幾個，我就是其中之一，我不是說要賺錢，我覺得我在車牙之前，我要知道 partial denture 是怎樣來的；我這個人是這樣，我的 partial denture 我自己 survey，自己畫 partial denture 自己做，不知道失敗過幾十次。

我的 partial denture 老師是王愛熙，這人很有趣，他的材料隨我用，不用錢都沒關係，就是不點我一下，我幫我妹妹做一副 RPD，因爲是做實驗嘛！明明可做 Fix 將它做成 removable，在模型中都很好，我也很滿意，但是裝在口內，一咬就跳開，跳開，我試了好多次，還是這樣，而且我進步驟來，爲什麼會這樣呢？我就問老師

方：他沒有告訴你？

林：對！他就是要我自己探索，我學茶道也是從那裏學來的；到了晚上，他叫我過去，那時已 10 點了，我上班到晚上 7 點才下班，老師，我就趕快趕過去，一起喝茶，一起看他做 partial denture，當我有病人要做 partial denture 我就帶他到老師那裏做，然後看老師怎麼做，以那時我學東西實在學得很辛苦！

方：好像學徒制一樣。

林：對啊！好奇怪，一咬就跳開，問老師爲什麼不說，回去再看書，看書看 10 遍也是這樣，會注意到的地方還是沒注意到，看英文，而且還很快，所以我說光有書沒有用，要吸收，自己的寶庫愈豐富，才能左右逢源。

方：其實書看來看去，不如去聽場演講，由別人撥你，然後，再回去看書。

林：所以日本和美國學功夫的方式不同，日本人一聽，知道別人的程度及意見，就這樣，不是，我曾經遇過，因爲我做 bionator 和 functional appliance 做很多，但是有的醫師是任 functional appliance，但是我相信，一段時間內用 functional appliance 有用。

方：對！事情沒有絕對的。

林：看 case，但有的人完全不相信，但是相信的人相信，不相信的人不相信，不用爭辯，最主要你能把 p't 治好就好，對不對？對 p't 沒有什麼害處，不會產生什麼後遺症，才是最重要的！

施：不要讓他白費時間、精神……。

林：對！不要讓他白費了精力，也不要讓他做了以後不可收拾就好了，所以我不再爭 functional 不好什麼的，這不重要；有人問我 bioneter 是怎麼說，我不告訴他，我先問他：bioneter 你看過沒？如果你看過，了解嗎？有讀過嗎？沒讀過，那麼請你回去讀一讀再說，否則我沒辦法跟你說嘛！你說是不是？你要了解以後，然後跟我說：林醫師，bioneter 我現在做一個 p't，……這樣，我才有辦法跟你談，所以有人要我去做一場演講，說實在我不敢，在日本我敢，而在台灣我不敢。

施：為什麼？

林：因為會亂問，很多人會想扯你下台。

方：那你講完別讓人問問題就好了？

林：那不行啊！不讓人問問題，人家就說你害怕嘛！我曾聽說有人演講完被電的走投無路，就是一句話嘛！你知道以前我們老師出題目時，不管有沒有道理，你只要不會，就表示那老師覺得自己比較行。

那題目不一定是他想的，答案還不一定正確，但是你不會啊！你不會，我就說你不行，國家考試就是這樣，很多光怪離奇不合理的現象就是這樣產生的，所以有的東西是不須要爭，在美國，他們就是硬要電你，電得你面紅耳赤，還好像要跟你打上一架似的，其實，你的觀念是你的，何況我又不了解你，何必爭嘛！對不對！

學矯正從基礎學起

方：那是不是可以就我們可了解的地方來回答？你的意思是如果他提出另一方面的問題，我們不了解，那怎麼回答？

林：對！就是這樣，問題就在這裏，這樣你就好像輸給了他！因為被電到了嘛！在日本就不會有這種情形發生。

方：現在台灣的醫師較不會這樣了，大家都知道自己不全能！

林：本來是這樣啦！但有的人總是喜歡將人電的走投無路。不知人外有人的求知美德。其實我想要學

矯正，一定得從基礎作起，以後才能左右逢源。如解剖、組織、生長、生理等等。另外什麼是 tipping movement, differential force, optimal force。

等基本機轉都能了解，那學矯正就不難了。arch 一定要對那裏？線的物理性質、原理要先了解，就像 plier 的選擇，要了解其個別的適用性、特性才能用。這我向來都把做事當成一種藝術來做，我想當醫師也是一種藝術，這樣做起來才有意思。

其實日本牙醫師的功夫並不都好，好的很好，不行的仍然有。但是每一個醫師都有屬於自己的格調，他們非常尊重自己，覺得自己是上流人物，我就是醫生。他們一個醫生的產生要投資 1、2 億日幣，所以他們對我們這些老外很不滿，認為我們，什麼都沒投資，就考上他們執照。但我們不考上，怎麼過日子？這 7 年都靠我自己半工半讀。我初學矯正，雖然一點概念都沒有，但憑著我的手巧，自認學起來應該不難。結果到了國外，由 impression 開始被電，其實我這個人算是很細心的，以前 partial denture, crown & bridge 印模都也下過功夫的？我又怎麼知道矯正印模要印到 sulcus 及旁邊的組織。

後來我跟了一個老師，他是留學東德回來的，跟 Frankle 學做 functional appliance。

Functional appliance 的理論是靠刺激 periosteum 使其生長，理論上是這樣，實際上怎麼樣，我不敢說，我只是學到其 technique 與他的理論。

我的 case 就是這樣完成的，我有實際的經驗。

施：他有做過動物實驗嗎？

林：沒有辦法做啦！為什麼？因為這個東西要放在動物的口內，你無法固定一個動物嘛！

施：所以我覺得他才只是假說而已。因為我受過公共衛生的訓練，在這方面對那個很要求，我覺得為什麼說這些事還有爭論，有爭論就表示客觀的證據不足；當沒有客觀的證據時，大家不須要去爭嘛！

林：對對！！

施：只要去求真就好了，不須去爭，當有了客觀的證據，對、錯就很明顯。

林：施醫師說得對，我剛剛講的原因就在這裡，像 Frankle，有的 case 會成功，有的不會成功。

施：那原因在那裏？

林：只能歸類說有那樣的 condition 的人容易成功，有這樣 condition 的人不容易成功或是不能成功，你了解這種意思吧！

施：我了解！

林：所以我們爭什麼？你只要說你實際上的經驗，是一看就知道這個 case 是否可用 Frankle 的方法，可行，然後你將它做成功了，即你可得結果。一看就不會成功的 case，你硬要去做還是不成功。

方：就好像要先判斷做 RPD 或是 FPD 一樣！

林：所以 case 的判斷很重要。

方：日本是不是少做 research？

林：不！不是的，在我們學校，每月的 research 報告都好大一疊；2 個月一本，一大堆，但是 research 在世界各國已經沒有什麼好做了，真正的 research 是針對 AIDS 啦！肝癌啦！ortho 已經沒有什麼好 research，明明知道把牙往那邊推，那邊就會骨吸收，這邊就會骨添加，好早以前就知道了，現在最難 research 的是什麼？是 growth。所以現在常有人用 implant 作 growth 的實驗研究。為什麼難 research，因為不能拿人體做實驗，即使在猴子身上做，也只能說很像。

施：就好像趨近於人體。

方：但猴子某些狀況還是不同，我們可以把他們的上下牙齒綁死，但小孩子的牙怎麼綁死？

施：這就好像以前聽過有一個實驗，有一種含苯環的化合物，以狗做實驗證實說不會得膀胱癌，結果，做這個工作的工人有好幾個得了膀胱癌，可是，做狗的實驗就是不會得膀胱癌！

林：可能狗有免疫性。

施：後來查了老半天，犧牲了幾個工人，才發現原來狗的膀胱中含有一種 enzyme，可以將化合物分解，而人沒有，同樣是脊椎動物、哺乳類，你怎麼知道，狗有而人就是沒有呢？

以謙虛的態度求學

林：所以這種事情很有趣，我們人不要過於肯定，尤其是做學問，我認為做學問就是要謙虛，就好像我拿到學位了，但假如我就認為我是天下第一，那我就永遠進不了步，因為別人說的，我一下子就否決掉。

施：還沒接受別人的東西，自己本身就存在成見。



林：那什麼東西都學不下去，求學問就是要謙虛，要能吸收別人的東西成為自己的，才不會問。

方：林醫師是畢業後，在醫院的內、外科待了三年才開業？

林：對！開業了三年後才出國，很多人說我應該開業，但沒辦法。

方：林醫師，你的個性會不會很極端？

林：我？我是 A 型，A 型的人會極端到那裏去？

方：A 型的人也有極端啊！

林：A 型的人不會，但是我就是這樣被訓練，要求很嚴格。

施：等於你的心思較細膩。

林：對！而且自我要求很高，我的個性就是過分，什麼事都求好而且比較小心，為什麼？我對自己的把握，我沒有百分之六十的把握，我不會



到老師家登門求教

方：談談您在日本的學習經驗。

林：我告訴你們，我學東西多辛苦！我在學校看病人時，做的是自己的，只能看看自己的東西；其實這樣還不夠，還要看看別人的，所以就要走到別人的身邊，站在那裏看，多學習經驗，人家的錯誤就是你將來成功的梯階；學！就是要這樣看！看不夠，要怎麼辦？知道有幾個很大牌的醫師，在學校、醫院裡問他們的時候，他們根本沒時間回答我；那怎麼辦？祇有私底下到他們診所去作見習。

我花了車資，坐了一個小時的車到副教授的家裡，或是能接受留學生的好醫師家裡，就站在那邊看，看了以後，有覺得奇怪的地方再請問他們，人家才會覺得你花了車錢、花了時間，不告訴你一些東西不好意思，學習就是這樣，無它不難，

就是自己要下功夫，要有耐心。

其實矯正不難，把牙想往那兒推，它便往那裏走，但有時牙齒與組織也會有牛脾氣，想要它往那邊推，卻不動或往相反方向動，或造成牙根的吸收或 space 關不起來，這也就是讓許多人不敢碰矯正的原因。不像有些牙醫，作 crown 不適合時，就硬車牙將其能套入就好。因為人的 tolerance 很大，何況中國人的 tolerance 更大。

施：對！而不只是生理，心理的 tolerance 也很大。

林：我曾看過有人 denture 已經咬歪了，還說我的醫師幫我做得很好，我什麼東西都能吃，明明咬合已經不對，他還說真好，做得真好！

所以現在碰到要做矯正的病人，我總要評估一下，不是他要做，我就幫他做。矯正的 case 要成功，須要三方面的配合，一個是病人自己想做，一個是他的父母家人要負責督促，另外一個才是醫生本身的技術要好且要能負責，這樣配合之下，才會成功；而且一個病人，醫生一兩個月才看一次，一個小時或 30 分鐘，其他的時間都是父母在家的責任，矯正醫師只能控制那 1 個小時或 30 分鐘，其他還是要靠父母及病人本身。例如做一個 porcelain 會裂開，那是誰的責任，你說醫師不行，這是不對的，因為由 preparation 開始，有太多的因素，preparation condition 都做得很好，沒有問題，那也有可能是病人自己咬到太硬的東西，或 premature contact 等造成的，所以因素很多，不能武斷的判定。今天牙醫師要充實自己，別覺得執照得來很容易，在日本，執照就是要用很高的代價得來的，所以那裏的病人都很尊敬牙醫師。

矯正病人的評估

方：你在臺灣是什麼時候開始收學生的？

林：是在二年前，我母親過世，那是一個很大的轉機，本來在日本有一家醫院請我去，我原先有點意思；其實在日本只要不想種族問題，只管賺錢，日子很好過；但是日本人看不起我們，我卻要表現給他們看，我在日本很節儉，7 年沒看過一場電影，因為在日本學習真的要花不少錢，反觀臺灣實在是便宜多了，只是看醫師是不是真的願意教！及被教的是否真心願意學。

施：這就是我寫的「露一手，留一手。」；我認為只要醫師真的願意教，花再多的錢也是值得的。

林：對！學問無價。

其實現在有許多爭論，是因為大家過於武斷，有很多事，只能說我不贊成你的意見，不能就說你不對。

施：世上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所以凡事別太過於肯定，這都是不對的！

林：不過，還是有人在爭論，其實就一個 case 來說，只要是理論上行得通，做任何的治療都可以，要說基於美學，則限於個人的能力及看法不同，還是很難說有一種最好的處理方式，而且每一個 case 都只能做一次，事後的批評，總是說的較做的容易。

方：這種批評的情形在臺灣有辦法改善嗎？

林：矯正在臺灣現在是春秋戰國時代，比較混亂。

方：在您求學的過程，語文是不是很重要？

先模仿再創作

林：求學問，語言很重要，參加什麼樣的 training，用別種語言還是會辭不達義，而且如果又依賴翻譯，這又牽涉到翻譯的功力如何？如果他弄顛倒，那一切就完了，而且有可能他翻譯錯誤，所以語言是一種學習的工具，還是要多下功夫，不要相信翻譯，書要自己唸，自己吸收，選擇書裏面錯、對之處，不必去批評它；做學問跟照相一樣，先模仿，然後才能自己創作，不要學會批評，只要選擇，將錯的地方知道如何改正，做為借鏡；一味的批評是沒有意思的！

方：這種觀念在臺灣能推廣嗎？

林：我不知道，這是我在日本 7 年所得的感觸，所以我自己敢講，這 7 年我並沒有白費。

方：你是否想過要糾正大家錯誤的觀念？

林：我不會，雖然我本來想走口腔外科，所以訓練自己不能優柔寡斷，所以有 A 型近 O 型的傾向，但那是自己有心人的事。

方：有點極端？

林：不是極端，是求好心切，所以不容易失敗，而我人又害臊、怕失敗，所以才會這樣。

方：教學相長，不知您以何種方式做為教學的理念？

林：我試著實現自己的理想，所以上課時由理論到 technique 都教；目前矯正沒有完美的 diagnosis，都只是 reference 參考，抓住一個 point 來參考，做診斷，所以也不須要把全世界的分析法都教給你，反而造成混亂，結果什麼都沒有，還是



要有一個主流，不能忘了 origin，不能什麼都信，否則反而會迷失了自己；就如有人問我分析你了解麼，若是我不懂的，我就說不知道，分析法有那麼多種，不可能有人全都知道以後搞混了，反而更糟。其實矯正是正確的，我有一理想要成立一個 study group，成員還沒找齊。因為我在日本學得很辛苦，感覺先進外國人都不太看得起我們臺灣，所以把臺灣做出來的成果帶到日本或國外，表現也不輸給他們。而且，其實在 40 年前，臺灣的水準是差不多，為什麼日本會進步？這就是因為中國人的民族性——藏私，所以造成今天的局面，認為別人不會，自己才厲害，人會了就顯不出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怎麼學的告訴別人呢？其實不是，我今天教的



問不在其結果，而在其過程，有人認為讀了一篇 paper，就可盡收別人的知識，其實在背後，還有很多東西，他是懂的！

親自動手才見功力

林：好比我學外科時，曾跟過七、八十次刀，看起來開刀好像很簡單，其實一刀要恰好到 fascia 不簡單，所以說的跟做的是二回事，要實際知道是怎麼一回事，還是要親自動手做過才會曉得。明明知道盲腸的解剖位置，人家一找就找到，我們找了個半死，就是找不到，所以看的讀的與實際上做的是兩回事，所以說書在讀，研究在做，好像很容易；其實沒這麼好的事，比如大家都知道 anchorage 這字，也知道怎麼做，但能百分之百做到嗎？不可能啦！這裏面還有很多外在因素，例如病人合不合作！……等等，所以在讀書後，還是要實際操作才會真正知道，但是在讀書還沒有消化之前，一步步的摸索，是很辛苦的！

方：在日本開業情形怎麼樣？

林：在日本開業大約須 7、8 千萬日幣，所以日本許多牙醫師畢業工作 5 年後才敢開業，而且我也不贊成畢業後就開業，這樣得來太容易，唯有辛苦的學習，付出代價後，大家才會看重自己的身價；而且一次投資 8 千萬下去，不能失敗嘛！臺灣 100 萬左右就可以開業，失敗可再重來。

施：我聽說過臺灣的學生到了日本，mandibular block 就打下去，日本人嚇一大跳，他們要到主治醫師才能打，我們第一年就敢做，他們說，看了真害怕，這就是他們訓練醫師的慎重程度和我們不一樣。

林：為什麼？因為病人他們會告你，弄不好，他們就會告你，在美國我想也是這樣，在臺灣發生了事，可能賠錢了事或不了了之。

在臺灣以後也一定會產生醫師愈來愈多的現象，大家應該不要看那麼多病人，把時間分出一些給自己家人及充實知識上，才是正確的！

方：以前我曾聽說把一個矯正的 case 做成功，就可發展出一套理論？

林：沒有這種事。

方：就好像有的 case 可用 functional appliance 做，另外這些不行，要改為 fix or surgery。

瞭解各種理論的限制

向前跑，你也在跑，這樣大家才會進步，如果你的速度比我快，我反而要稱讚你，我並不怕你學，你真的能學走，我還要稱讚你聰明。

施：好比我花了 10 年的功夫學來的，你總是至少要花 2 年慢慢學，總不能一下子學走吧！

林：不是！一下子學走是不可能啦！即使我不藏私的教你，也不可能，因為還得靠學者自己消化，才是他自己的。所以大家不用怕教別人，自己的功夫就沒了。

施：林醫師，我的想法是這樣，好比我研究一樣東西，要對社會有貢獻，就是讓後面的人能學得比我開創的時候快，好比我研究了 10 年，而別人學的時候，說不定 5 年就可以了，說不定再來的徒弟 2 年就可以了，但是後面的人少掉的是什麼？是那研究的過程，那就有所不同，我經常認為學

林：對！這個不是發展出來，是勢必走上這條路，因為 functional appliance 還是有 limit，其 origin 的理論是刺激其生長，改變其生長方向，好像綁小腳，綁了以後不是不會成長，而是改變其生長方向，而且只限於生長的期間；functional appliance 也是，改變生長的环境，肌肉與神經與 growth 都有關，這些是其理論基礎，然後發展出來的，相信的人相信，不相信的人不相信，而不能說其對錯，你說 Edgewise 是全能嗎？不是！他也有 limit，所以才會有 O.S。所以矯正無法獨當一面，因此要客觀的，全面的去研究什麼叫矯正，這才有意義。

方：在臺灣的牙醫學界好像比較重視從歐美回來的，日本回來的比較不被重視？

林：原因很多，如：大家學日文的較少，我們學的大都是美語教科書，加上政府排斥日本；可是我們又常派考察團到日本，把整治河川的一套帶回來，臺灣的高架橋是學美國加州，但是結果都不好。因我們大家都不作深入的研究；事實上，日本有日本的優點，美國有美國的優點，因此知道什麼是適合自己，自己要由其中尋求出來才是最重要。

施：所以只是全套搬回來都不對！

林：對！所以臺灣什麼都有，可是什麼都不是，不懂得改變只是墨守成規是沒有用的。

方：林醫師對以後是不是還有什麼計畫？

林：我現在還想學中醫，西醫是因為有藥的幫助，如果有一天沒藥了，那他們就不行，中醫還可以抓草藥來治病。

施：而且現代的科技發達，現在的醫師愈來愈依賴這些儀器，沒有這些就沒辦法診斷，所以當醫檢師、藥師不跟你配合，一個人就做不了事。

林：真的！比方我覺得牙科中最困難的是 endo；有人覺得沒什麼，不具挑戰性，而矯正具挑戰性，它牽涉到美醜的標準；每個人看法都不同。

施：所以牙科科學還是含有藝術的成份，我認為既是科學的東西就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能說趨近於

真理，若又包含藝術，那更是沒有對、錯，因為每個人的感覺不同，就不能分對與錯。

方：就好比病人 denture 咬歪了，還覺得舒服。

施：再談到密醫問題，我認為這已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應算是社會問題，一個醫師不要再自給自足，在社會的壓力與社會思想及方法之下，而應該尋思用社會思想及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苦學的精神

林：所以醫師要自我堅強起來，要想身為醫師，要教育病人，而不是被病人牽著走，而且自己也要起，杜絕密醫的行為。

其實我出國回來，有人問我臺灣好危險，要回去，我說我不怕，中共不可能攻打臺灣，我們自己很怕死，我認識北京、上海醫學院的，閒聊中得知他們那邊的醫生，一個月才領人民幣，問他們發生戰爭時怎麼辦？他們會跑掉，才不要當炮灰呢！所以我不怕；怕的是自家亂，臺灣這麼小，亂起來就糟糕了，其實臺灣治安比國外好，臺灣的牙科也大有可為，在我還沒返台開業時，就有幾個病人，是人家幫我介紹的，我那時是搭飛機回來，1個月到2個月之間坐飛機回來看一次，就回去，為什麼？因為我也想跟家人聚一聚，其是我的小孩好像沒有我也沒關係，使我放心，所以我勸你們讀書要趁還沒有家室以前，家室就不要去，太辛苦了，但是我沒辦法，全家四口在日本，那我就得每天打工，會做成品，畢不了業，因為白天看病人，只有晚上時間做研究。

方：如果晚上又打工，就沒時間做研究了。

林：對啊！日本人覺得我們都是考上執照就走，說我不是，所以我咬牙撐了7年，離鄉背井的很辛苦，所以我說要出國以前，一定要先想好環境。

施：這次的訪問，重點就是林醫師的這種精神。

林：其實學東西不難，只怕有心人！

賀

陳盛醫師・當選高雄市牙醫師公會・常務監事
郭長幌醫師・當選台中市牙醫師公會・常務監事
林國昭醫師・當選台北醫學院醫學系校友會・會長
王文甫藥師・當選台北醫學院藥學系校友會・會長